

科普文学

孩子拿着一本画册  
漆黑的天幕上繁星点点  
牛郎星,织女星,北斗星……  
众多熟悉的名字,像是遇见老朋友  
突然想起多年前  
夏日竹篾席上的夜话

这些年总是低头赶路  
从一幢楼房迁到另一幢楼房  
密不透风,星星还在原来的位置  
像一个承诺等着赴约  
我不为所动,负重前行  
在心里,总有一颗星亮着



萤火虫

循着微光,能找到童年  
萤火虫飘飞在记忆的脑海  
每一只,都是一个流动的逗号

若干的逗号串起来  
就是一篇成长的叙事散文

院坝会,与萤火虫无关  
鬼故事无法惊扰  
振翅的动作  
稻花香中结伴出行  
像是城市夜里  
悬挂的小灯笼

恶作剧是无知的情感在作祟  
半路拦截,一个玻璃瓶  
掐掉一场原生态的轻歌曼舞  
一群小星星,在枕边一闪一闪的  
温暖了童年酣睡的梦

老家的房屋建在一片坡地上。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的爷爷辈和父辈们在坡地上平了块台地,在上面立了房子。房子东西两边各栽了一棵枣树,一来可以为那斜坡固本强基,二来寓意“枣子枣子,早生贵子”的吉祥祝福。

我的记忆里是装有两棵枣树的。尽管现在只剩下东边的那棵,西边的枣树已在多年前不见了。

如今剩下的这棵枣树,已满身沧桑,皴裂的树皮好似石头一般粗粝。主干上的几处桩头,一眼就让人知道那是树枝干枯后留下的伤疤,直刺得人眼疼。

细细算来,我与这棵枣树几乎同龄。那时新房落成,我还是个幼儿,爷爷和父亲他们就栽下了这枣树。能与枣树一同成长,或者说,能在我童年的时候享用枣树的果实,甚至骑到枣树上去,攀摘那仰望天空的最顶端最成熟最甜味的枣子,这对一个小



傍晚,阳光变得柔和,清风徐徐,送来一阵邻居家炒回锅肉的浓烈香味,拨动了我的心弦。凭我多年的经验,这一定是先将回锅肉炒至适当出油,加入少许酱油着色,然后添加适量豆瓣酱翻炒入味,再放入老家一种叫作“大头菜”腌制而成的咸菜作为俏头,最后配以少许蒜苗翻炒出锅而成。

尽管那些年农村家家户户都会杀年猪,但到了下半年基本上都已将腊肉吃完,要吃肉就得花钱到街上去买。由于家里不宽裕,我们家一周只能吃上一次肉,而且得等上初中住校的哥哥周末回家吃。家里炒回锅肉没有什么好的俏头可用,自家种的菜就那么几样,而上街买新鲜的自己种不出来的菜,又增加了投入。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用自家种的大头菜腌制的咸菜,既方便又实惠。由于哥哥住校,在学

枣树

刘友洪

孩来说,是多么幸福的事儿。以至多年以后,一说到枣子,我就口中生津,唾沫乱飞。

这棵老态龙钟的枣树,让我感到了人生的苦短与岁月的无情。我查阅了相关资料,枣树的寿命是相当长的,它的衰老期从栽植后80年至100年开始,可再延续100年至200年。是什么原因让这棵仅50余年的枣树,早早就步入了老年呢?

在我的童年,这棵枣树很鲜亮。那时枣树枝繁叶茂,生机勃勃。春天,满树的枣花就像是春姑娘的香粉,十里八里的蜂蝶闻香而动,簇拥而至。夏天,低垂的枣枝轻拂屋角,像一对喃喃私语的兄弟。秋天,枣子太丰盛了,任小孩和小鸟吃,慷慨的枣树抖了抖身子,枣子就铺了一地——还没入冬,树下那些甲虫蚂蚁已经喂得肥大头大耳,他们是打着饱嗝进入冬眠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棵枣树早早就步入了老年呢?

我常想,与动物相比,人与植物的距离更近。我曾丈量过人与鸟的距离。那是在东坡城市湿地公园,寻食的画眉自顾自地忙碌着,当晨练的人们从它身旁经过,如果距离在2米以外,画眉对你视而不见;如果距离小于2米,画眉就蹦蹦跳跳躲开了。想想也是这样,即使家里养的猫狗,你每天喂它,还与它说话,以此来表达人对动物的友好。但当你伸手去抚

回锅肉

卢伟



校吃肉成本高,家里炒好回锅肉后,先得给哥哥舀一盅让他星期天带到学校去。每天早上和中午,把从家里带去的白米放入盅里,洗净后掺入适量的水,食堂师傅用蒸笼层层叠叠把盅子排列好,上火蒸熟。下课后,同学们就蜂拥而至食堂,找到

摸它的时候,它也会不自觉地躲闪,这是动物的本能。但树却不一样,你向树伸出手去,不管你是轻轻地或猛烈地,树一动也不动,静静地等待着你那温柔或有力的一掌。

这棵与我同龄的枣树,无论怎样,它都是我的生命之树。当我幼小的身子从垮山那片坡地上站立起来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心,我的情,就寓居于这枣树之上了。

衰老的枣树像一把锋利的爪子,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把目光从远处拉回,仔细搜寻着蛛丝马迹。

我出生时修建的房子,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屋,土得能“掉渣”的那种——墙壁是夯土而成的。父亲及弟嫌它太“土”,就下决心换成了砖混结构的水泥房子。被推倒坍塌的土墙,就堆在了枣树脚下。而那土墙长久没有雨水的滋润,没有阳光的浸淫和月光的清洗,自然也就缺少了精气,那棵枣树又拿什么来活出个青春的样子呢?再后来老家修沼气池,又在枣树旁挖了个大大的地洞,还用砖和水泥把大地的气息挡在洞外。不远处有一棵黄桷兰,以侵略者的姿态扑向枣树,枣树的天地就越来越逼仄了。

如今,枣树赖以生存的那片土地发生了剧变,它已喝不上它想喝的水,闻不上它想要的味,它能不伤心,能不悲痛?尽管它使出了全身力气,想为我的生命再闪过一道鲜亮的绿色,怎奈它闪出的鲜亮,更成了病变的草叶和碎枝!那是生命终结的象征。

我连忙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为枣树清理病体,又调来石灰水为其消毒、除虫。

我要珍惜每一棵树的生命。尊重和珍惜别生命,其实就是珍惜自己。

自己的盅子,在饭里挖一个洞,将从家里带来的回锅肉放入其中,让油慢慢融化,饭的热量传递给回锅肉,让肉香和饭香融为一体,那种香味让人不由得食欲大增、欲罢不能。

将回锅肉给哥哥舀一盅之后,剩下的便成为一家人一周一次的大餐。父母总是尽量把肉,尤其是瘦肉夹给我和哥哥,自己则吃肥肉和大头菜。而我则更喜欢夹一块肉及一块大头菜,伴着白米饭,在口中细细咀嚼,一种满足感顿时充盈全身。

如今,生活越来越好,家里再也不用为吃肉发愁,可以天天吃、顿顿吃,俏头也多种多样,不再局限于大头菜。想起来还是那些年的大头菜炒回锅肉最好吃。每年,我依然会请求母亲腌制一些大头菜,母亲笑我说:“现在啥子菜买不到嘛,非要吃咸菜。”我说:“那些菜都不是老妈你做的,不一样嘛。”

亲情传递  
马兰头

徐兴旗

乡野里,淅淅沥沥的春雨飘过,马兰头那逗人的绿叶使劲从土里探出头来。起初是老田埂边,一阵春风,不知不觉中,和地里的麦叶已平分春色。又是一阵春雨,满世界的绿从鹅黄开始,变成嫩绿、水绿、新绿起来,马兰头饱胀地吮吸着,忍不住变得张扬起来,把整条整条的老田埂都占为己有。

仁明六岁的儿子小宝这几天变得蔫蔫的,没跟着其他孩子在村庄里疯跑。细心的奶奶发现孩子的手心比手背热,估计是生病了。生拉硬拽地将小宝拖到赤脚医生那里,医生看了一下孩子的舌苔,摸了饱胀的小肚子,笑着说:“还好,还好!”然后对奶奶说去老田埂那里挖一些马兰头的根回来,熬汤给他喝。

马兰头味辛,性微寒,具有极高的药用和食膳价值。马兰头是一种很好的食用野菜,村里的人们通常用马兰头炒菜配着米饭吃,有着特别的味道。马兰头可以采摘后新鲜食用,也可以晒干做干菜,炒菜、煮汤、凉拌均可,味道鲜美可口,深受人们喜爱。

奶奶是个土厨子。春天里,她会提着篮子到地里铲猪草,一铲一篮子,圈里的猪被她喂得大耳朵直扇。奶奶走到老田埂,发现一簇簇马兰头,她赶紧弯腰铲起来。回到家,马兰头被她用水洗净后,烧开水,倒入马兰头焯熟捞出,用凉水过凉,捞出切碎。随后,她从抽屉里取出4只鸡蛋磕入碗内,点了两三滴大姜酒,撒些葱花打匀,倒入热锅中爆炒至八分熟,放入马兰头,再炒几铲出锅。这碗特别土的菜肴端上桌子,奶奶和小宝扒拉着米饭,将马兰头炒鸡蛋一起送入口中。尽管马兰头有些许涩,但配上炒鸡蛋会觉得丝丝清香,能将米香唤醒,小宝也吃得很开心,积食也消了。

记得那年,村庄里的多数小孩子出现单侧或双侧的腮帮子肿大、疼痛、发高烧、吃不下东西等症状,喜欢扎堆疯跑的我肯定也逃不掉。记得那天母亲领着因腮帮子疼痛而捂着脸的我,来到赤脚医生家,拿到了治病“秘方”:晚饭时,几口马兰头清汤喝下,再吃马兰头炒菜配米饭,第二天我腮帮子的肿块变小了许多,疼痛感明显减轻,也想吃东西了。马兰头清汤一连喝了3天,我又开始活蹦乱跳起来。

马兰头在做草时,无人问津,它摇身一变从赤脚医生嘴里唤出,立刻成了宝贝。“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马兰头却在一片绿色中。相依相守,人畜兴旺。”这首赞美马兰头的仿体诗,我忽然觉得很贴切。



思(篆书)。

作者 唐诗